

桃李灿灿 黉宫悠悠

——复旦上医校舍寻踪

复旦大学档案馆·编著

执行主编 杨家润 陈启明

桃李灿灿 黛宫悠悠

——复旦上医老校舍寻踪

复旦大学档案馆·编著

编委主任 周桂发

编委会副主任 邱佩芳 丁士华

执行主编 杨家润 陈启明



· 体育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桃李灿灿 黄宫悠悠——复旦上医老校舍寻踪/复旦大学档案馆编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309-11388-4

I . 桃… II . 复… III . ①复旦大学 - 教育建筑 - 史料 ②上海医科大学 - 教育建筑 - 史料
IV . G649.28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9808 号

桃李灿灿 黄宫悠悠——复旦上医老校舍寻踪
复旦大学档案馆 编著
责任编辑/高 婧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 fudanpress. com http://www. fudanpress. 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960 1/16 印张 13 字数 155 千
201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388-4/G · 1463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弁 言

有人说建筑凝聚着社会文化、社会习尚，是历史的见证物，优秀的建筑是审美情趣与音乐旋律的凝固物。如果这些论点成立，那么，我们便可顺理成章地说，学校校舍是校史的见证物，大学校舍更是富含人文底蕴的、镌刻着大学个性与历史的固化载体了。

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校史，尽管其包罗诸多内容，校舍却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学校的许多人事与它紧密相关。校舍是师生教学科研活动的物质基础，是师生遮风挡雨及游息的重要场所。一所大学，若长期没有自己的校舍，其社会境遇是可想而知的。

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最基本的条件是衣食住行，盖物质基础是也。当年杜工部因茅屋为秋风所破而忧及天下寒士，发浩叹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即此谓也。

回首一百十年前复旦初创，一无钱财事物，二无校基校舍，凭着马相伯先生的脸面，借寓吴淞水师提镇行辕，于仄逼隘湫中设杏坛，立绛帐。弦歌伴涛声，枕席听风啸，动荡之兆，可暂不可久。然乎？六年而罢。继迁徐家汇李公祠，托李中堂鸿章大人荫庇，得稍宽敞明亮之屋。然终属借寓，无可发展之。后受李氏后人缠讼十年之累，耗精消神，困惑不堪。校方原本可全身心投入学校教育发展，却无

奈分心分神。何也，盖复旦无自己的校基校舍耳。时也，社会上流言迭起，有时之国立大学，自以为得天独厚，讥讽复旦穷困，无根无基，漂泊周流如野鸡大学。那口吻，真似泼妇骂街，满嘴喷粪尤不自知。由此可知，校舍这一办校的物质基础，在世人眼中分量之重了。

校长李登辉氏，为此发愿，誓为复旦谋永久之根基。于是只身赴南洋募捐，年余得巨资归，于沪上东北僻地江湾，以银易地六十余亩作校基。来年冬，举奠基式，新校园校舍启建。1921年冬，由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兄弟资助五万银元所建的大屋顶教学大楼“简公堂”、由中南银行黄奕柱捐助一万银元建造的办公楼“奕柱堂”、自筹资金建造的西式三层楼第一学生宿舍相继落成，颇为气派的三幢大楼品字形排列，屹立走马塘边。1922年春，大学部迁入新校园。复旦结束了17年漂泊借寓时期，有了自己的永久校园，终于将根深深扎入了上海这方水土。她犹如一颗历久的种子，由此生根、发芽、成长，历经风雨而生生不息。

1925年学校得潮州巨商郭子彬五万大洋捐赠，于来年建成欧式风格教学、实验大楼一幢，名为子彬院。该楼时为心理学院，被誉为亚洲第一心理学院（这里曾培养了一批国内外著名的生理、心理、生物学家）。随之第二、第四、第五、东宫（女生宿舍）、体育馆、佩琳院，一幢幢校舍如雨后春笋般耸起，谁还能说复旦是无根漂泊的野鸡大学？有建筑更有人，这才是发展的学校。1905年复旦创立时，学生才百余人，至1935年，已达一千五百余人了。创校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三十年后，黉宫煌煌，校舍二十余幢，校基已达百余亩，发展能谓不迅乎。可恨者，日寇的侵华战争，折断了复旦在上海快速发展的文脉。战争是人类的公敌，然而战争狂人不绝。上一世纪的百年，中国饱受战争祸害，尤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烈。其一而再、再而三地侵我国土，占我城市，杀我同胞。至1937

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致使中华民族坠入八年长夜，历尽血火炼狱，生灵涂炭，财物灰灭，战争损失不计其数。复旦大学于“八·一三”战事中几遭灭顶之灾，巍巍学府，尽毁于日军炮火。师生被迫西上庐山，再迁四川，落脚重庆。于1938年春，迁移北碚。五百余迁川师生，飘来泊去，无钱无物，赤手空拳来到嘉陵江东岸的黄桷树、东阳镇。无奈下，租实业家卢作孚天府煤栈、乡村民房为宿舍，借寺宇禅院作教堂，开学上课。时学校副校长吴南轩，为着建校基地、为着办学经费，四处奔波游说。求爷爷告奶奶，劳神渴精，坚韧不折。为的是让复旦扎下根来，不再漂泊。

于是乎，有了下坝（后改夏坝）校地，建成博学斋、笃志斋、切问斋、近思斋四幢学生宿舍；于是乎，申请国库支助，建教室，建礼堂；于是乎，多方募捐，建相伯图书馆，建登辉堂。复旦在重庆北碚嘉陵江边站稳了脚，扎下了根。其间的困苦艰辛，磨难曲折，当事者感受最深切。故吴南轩解释复旦精神有“无中生有”之说，盖指此也。

后任校长章益，更是不遗余力，扩校基，添建筑，聘名师，办学报，设研究所。夏坝校园内科学馆、新闻馆、青年馆、教授宿舍、女生宿舍，一幢幢建成。周谷城、顾颉刚、童第周、严家显、曲仲湘、张孟闻、卢前、汪东、全增嘏、漆琪生、任美锷、丁观海、梅汝璈、薛仲三、樊弘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相继应聘到复旦任教。学校增设商科研究所、生心理研究所、茶业研究室。出版《复旦学报》《复旦校刊》，以提倡学术研究，提升复旦大学学术地位。经数年努力，在战时研究机构及高等学校密集的重庆，复旦已成为响当当的名牌大学了。

未及西迁的师生，在上海开设复旦大学补习部，于特殊环境中赁屋办学。或数周一易其地，或累月迁徙他处，先后四度迁址，可见孤岛办学之不易。

抗战胜利回沪，复旦师生收复了江湾校园，于满目疮痍中修缮、

整治、建造校园宿舍。旧舍虽未尽复，新建却甚可观。1947年春，为纪念李登辉校长对复旦的贡献，特在第一学生宿舍废墟上建筑登辉堂一幢，作校大礼堂。该楼使用至今，保存完好，已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

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青春焕发，校务发展日新月异。校园向东大面积扩展，兴建了图书馆、化学楼、物理楼、生物楼、教学楼、学生宿舍等宏大校舍。苏步青、陈建功、谈家桢、王鸣岐、周同庆、卢鹤绂、吴征铠、顾翼东、郭绍虞、朱东润、谭其骧、王造时、徐燕谋、葛传槩等一大批闻名全国的学者来校，复旦飞速跃升为中国一流大学矣。

上海医学院是²所国人自办自教的医科大学，她源自1927年创办的第四中山大学，校设当时江苏宝山的吴淞。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校舍毁于日军炮火。1932年9月，她正式独立为上海医学院。1935年，上海医学院在徐家汇枫林桥购地建校舍和附属中山医院。一年后，一幢黄琉璃瓦顶的宫殿式校舍——一号楼落成，它标志着上海医学院有了自己的校园校舍。同年底，三号楼附属中山医院竣工，其总价值达一百万元。该楼为四层建筑，设病床450张，医疗设施齐全，院中名医名师云集，如牛惠生、应元岳、沈克非、黄家驷、吴绍青、林兆耆、荣独山等在焉，故被称为当年上海最好的中国医院。同年，实业家项松茂家人捐资三万元，为上医建“松德堂”一幢，以作药学教学、实验研究用房。

新中国成立后，上医有了多所附属医院，如华山、华东、儿科、耳鼻喉科、肿瘤医院等，都有凝结着自己医院历史的老建筑，皆富含着人文典故，尽可形之于笔的。如今上医的一号楼、三号楼已被铭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2000年4月，复旦大学与上海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复旦大学。在原两校悠久历史基础上，复旦大学再次腾飞，朝着世界一流大学

迈进。

复旦创校至今已一百十年，她立校上海，如海之能纳，纳涓涓细流，纳滚滚洪流，故而能大。如今她已成拥有四个校区、数万学生的大学，不少学科已跻身国际前列。九十年前复旦人梦想的“沪滨屹立东南冠，震欧铄美声名满”已见端倪。“前程远”，则无止境。复旦人将代代相勉，永远向前。

杨家润于燕园

目 录

Contents

| | |
|-------------------------------------|----------------|
| 弁言 | 杨家润 (1) |
| 吴淞校舍 | 陈启明 (1) |
| 从李公祠到复旦公学 | 丁士华 (9) |
| 复旦校门三迁 | 周 律 (20) |
| 简公堂 | 庄 璋 (27) |
| 奕柱堂 | 严玲霞 (33) |
| 学生第一宿舍 | 孙瑾芝 (40) |
| 悠悠子彬院 | 杨 倍 (45) |
| 实验中学宿舍 (300 号) | 孙瑾芝 (55) |
| 东宫 | 周桂发 (59) |
| 佩琳院：李登辉与汤佩琳夫妇的爱情见证 | 钱益民 (69) |
| 北碚相伯图书馆 | 杨家润 (79) |
| 北碚登辉堂 | 杨家润 倪佳珍 (86) |
| 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 | 周广平 (93) |
| 寒冰馆 (今 500 号) | 孙瑾芝 (98) |
|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南轩 (原日本研究中心) | 郭 蓓 (103) |
| 相伯堂 | 庄 璋 (107) |

复旦人的精神殿堂

| | |
|----------------------|---------------|
| ——相辉堂 | 孙瑾芝 (111) |
| “三村四庄”及“绿屋” | 杨家润 倪佳珍 (117) |
| 回顾记忆中的 1000 号楼 | 周律 (128) |
| 复旦大学理科图书馆 | 郭鸿梅 (133) |
| 复旦大学物理楼 | 周广平 (138) |
| 化学楼 | 庄璋 (143) |
| 复旦园里的教授别墅 | |
| ——第九宿舍 61、65 号 (独立式) | 曹阳 (148) |
| 沧桑砾洗 风采依旧 | |
| ——上医大一号楼 | 邱佩芳 田静怡 (156) |
| 中山医院诞生地 | |
| ——3 号楼 | 邱佩芳 (165) |
| 松茂望重 功德留世 | |
| ——“松德堂”的故事 | 邱佩芳 田静怡 (172) |
| 红会老楼的昨天与今天 | 周幸媛 (179) |
| 华山花园 | 周幸媛 (182) |
| 患儿的守护神 | |
| ——陈翠贞与儿科医院 | 汤毅 (185) |
| 1 号楼 (南楼) | 吴卉 (189) |
| 汾阳苑里的文化气息 | 潘大渊 (192) |
| 编后记 | (196) |

吴淞校舍

文 | 陈启明

1905年9月14日（阴历八月十六日），复旦公学在上海吴淞提督行辕正式开学。这被视为复旦百十年历史的开端。复旦创校先贤在此厘定章程、详审教科，延师训课、兴贤育才，共历年半载，其筚路蓝缕的草创之功，为复旦日后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吴淞校舍地处海滨，毗邻中外战争史上有名的炮台湾，与大沽口炮台南北相映。校舍系旧行辕房屋改修而成，大门外中为照墙，东西为辕门，照墙两侧旗杆高矗，远近皆可望见。大门内为仪门，进了仪门，正中一石板甬道，直前拾级而上，便到大堂，那时用作大礼堂。东西两庑各有平屋数间。大堂里面，共有前、中、后三进平屋，其中前进与大堂前后屋檐相连成双脊结构。中进左右耳房，各有一漏窗花墙将耳房与二堂隔开，别为院落，耳房前有一角天井，中间为圆形花坛，周以小径，外镶直角。两院花墙对面各有一排与耳房垂直之厢房。前两进主要为教学、办公之用。正中后进之平屋，系校长室、教职员宿舍^①。据《复旦公学1910年下学期一览表》记载：

^① 以上对吴淞校舍之记述，所据为金通尹《三十年前之复旦》（《复旦大学校友节特刊》，1937年5月5日）及毛经学《赴淞摄取校史纪念片记》（《复旦同学会刊》第六卷第七、八期，1937年5月号）。



二十世纪初吴淞炮台湾，距吴淞复旦公学不过数百武。每逢假日，青年学子结伴登临，则见海洋澄澈，帆樯如梭，气象万千。



1905年吴淞复旦公学校舍之课堂正面图。

“计有讲堂 8 间，寝室大小 21 间，盥洗室 4 间，浴室 2 间，理发室 1 间，教职员、司事、仆役寝室大小 11 间，阅报室 1 间，理化室大小 3 间，会客室 1 间，厨房 1 间，储藏室 2 间，调养室 1 间，厕所 4 处。”可知当时房屋总数当不少于 60 间。

吴淞时代的大礼堂(即行辕大堂)是复旦公学定期行毕业礼之所。吴淞复旦公学曾分别于 1908 年 6 月 18 日(阴历五月廿日)、1909 年 7 月 2 日(阴历五月十五日)、1910 年 6 月 28 日(阴历五月廿二日)、1911 年 6 月 28 日(阴历六月初三日)举行毕业礼。每逢毕业之期，校方邀集沪上官绅学界诸君前来观礼，一时贺者盈庭，盛典宏开。隆重的典礼上，照章恭行毕业礼，由本校监督发给诸生文凭。在吴淞办学六年半间，高等正科卒业 5 次，计卒业生 57 人，发过 57 张卒业文凭。现藏复旦大学档案馆的最早卒业文凭，为文凭主人张彝在吴淞复旦公学所获颁。张彝于 1906 年考入复旦公学，系复旦创办后的第二届毕业生，1909 年(宣统元年)在复旦高等正科毕业。该文凭四边各缀有金龙戏珠图，构成一长方大框。框内之三分之一处，以十字宝相花纹作隔栏，硃红印刷“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十一月上谕”。框内三分之二处是文凭正文，底为淡白色篆文“复旦公学”，其上毛笔正楷，记载着张彝毕业考试各门功课的成绩，其毕业考试成绩平均分数为 80 分零 8 厘，在校三年各门功课平均分数为 77 分 7 厘，与右前所书“经本校考验，取列优等”正相呼应。文凭颁发日期为宣统元年九月^①，其上盖“监督复旦公学关防”九叠文章，印下右侧有监督高凤谦花押章，左侧教务长李登辉英文签名^②。这张珍贵的老文凭，无疑成为百年复旦肇始吴淞的历史见证，它承

^① 按，此文凭左下书有小楷两行：“查该生于今年上学期毕业，曾经给发文凭。今据面称，途中被盗。兹再补给此项文凭，发交收执，原给文凭应行作废，此批。”又按，《申报》(1909 年 7 月 2 日)记载：“吴淞复旦公学定于十五日午后举行第二次毕业礼。”可知，1909 年 9 月当为文凭之补发时间，原文凭颁发日期当为 1909 年 7 月 2 日(阴历五月十五)。

^② 此毕业文凭现藏复旦大学档案馆。另，杨家润先生《话说复旦老文凭》一文(载《档案春秋》2009 年第 9 期)对复旦老文凭有相关介绍，说解甚详，可以参阅。

载着太多沧桑，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回味。透过这张充满质感的旧纸，我们仿佛可以穿越时空，回到 106 年前的吴淞大礼堂，16 位青年俊彦学有所成，手捧印着自己名字的沉甸甸的文凭，踌躇满志的豪情正洋溢在每一位学子的脸上。

吴淞时期的校长时有更迭，都是当时的名人。初为马相伯，其后严复、高梦旦、夏剑丞等诸先生均先后来为复旦的监督^①。这几任监督虽任职不久，都因故辞职，但对办学却十分认真。马相伯作为

严复（左二）、李登辉（左三）、曾子安（左一）、唐介臣（左四）合影
（发表于《寰球中国学生报》第一期，1906年6月出版）。
时严复任复旦公学监督，李登辉任公学教务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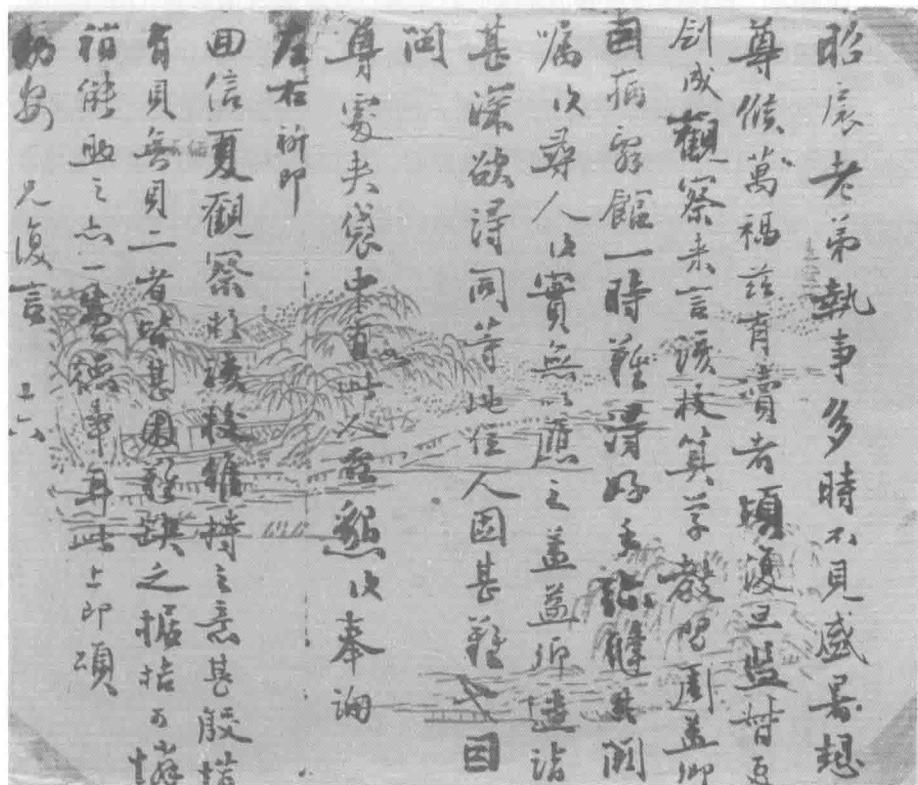


首任监督，对复旦公学之创立功不可没。震旦散学之后，马氏便凭借旧交之私谊，申请时任两江总督的周馥支持震旦复校。周馥即奏拨银一万两，拨交吴淞官地 70 亩为建校地址，暂借吴淞提督衙门为临时校舍。随后又聘请社会名流严复、曾铸、萨镇冰、熊季廉、袁观澜、

^① 1905 年至 1911 年吴淞复旦时期的历任监督如下：马良（相伯），1905—1906；严复（几道），1907—1908；夏敬观（剑丞），1908—1909；高凤谦（梦旦），1909—1910；马良（相伯），1910—1912。

严复因夏敬观请托，为延聘算学教员致弟子伍光建手迹。伍光建与严复既为师生，又同为著名翻译家，两位之译作，皆可堪称西学与中学融会贯通的典范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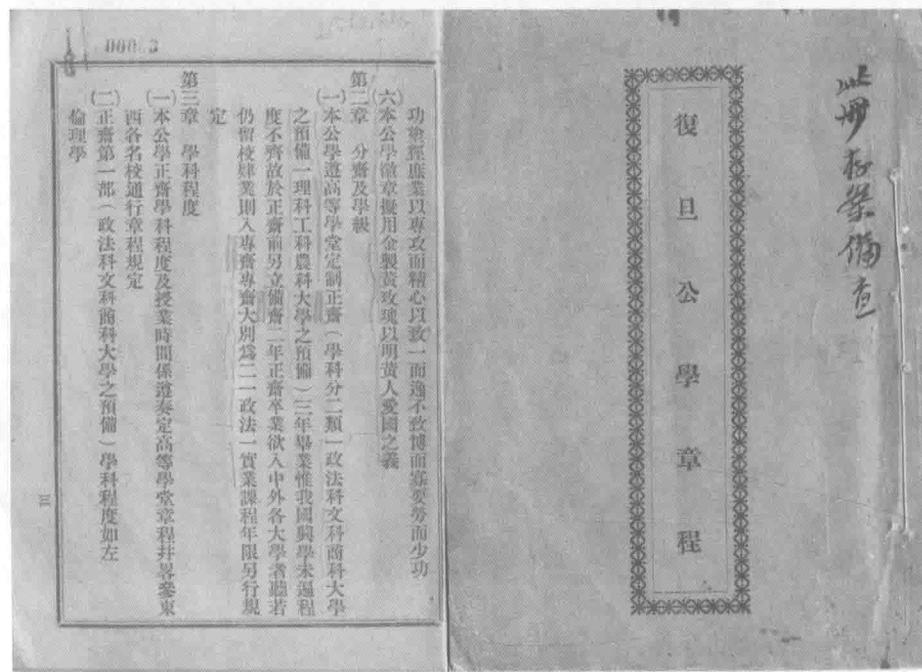
狄葆贤等 28 人为校董，协助募集学校基金。他还与严复一起为复旦评定教授法、管理法，共同主持复旦公学的招生考试，并以中西文俱优者为最合格^①。1910 年，马相伯复任复旦公学监督，亦是尽心



尽力。1910 年 5 月 22 日，吴淞复旦公学第三次毕业礼由马相伯主持。典礼伊始，马氏即向中西宾客作报告，提及“复旦建设之原始及经营之艰难，开办五年，毕业三次，仅有毕业生 45 人，此后当设法就

^① 据《时报》（1905 年 7 月 22 日）记载：“本学教授法、管理法由严几道、马相伯两先生详定；并请校董熊季廉、袁观澜两先生分任管理之责。”又，《时报》（1905 年 7 月 18 日）记载：“兹定本月二十四日，就张园对面爱文牛路本公司事务所，由严几道、马相伯两先生考试。”又，1905 年春订立《复旦公学章程》“入学程度”一章中云：“凡投考者，以中西文俱优为最合格者。”

基建筑校舍、力求扩张”云云^①，当有鼓动到场名流为本校募捐建校之意，其对复旦事业可谓用心之至。复旦公学第二任监督严复先生在办学上亦出力较多。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上书光绪帝，声称复旦公学“开校两年，办理尚为合法，据呈各班教科所用书目，皆系英文课本，若再改良进步，成绩必有可观。查有候选道严复，淹贯中西、学识闳达，已派充该公学监督，管理教授，一切由其主持”^②，对吴淞复旦公学及监督严氏评价颇高。据1907年夏秋之交入复旦求学的周越然回忆，严复曾亲自出招生题目，并在其卷面批阅“翻译妥当，



《复旦公学章程》（1905年）封页及首页。此章程由马相伯与严复等拟定的复旦公学管理办法、课程，共分十九章，包括“纲领及宗旨”“分斋及学级”“学科程度”“入学程度”“保证书及保证人”“课堂规则”“自修室规则”“宿舍规则”“体操场规则”“演说规则”“游息规则”“杂诫”等，从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当时复旦公学的学制情况。

① 载于《申报》（1910年6月28日）。

② 见《端忠敏公奏稿》（卷八），第15—16页。

英文极佳”八字^①。当时严复亲拟的文告也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如薛祐宸在《母校吴淞时代之回忆》中记云：“时校长为严几道先生，严先生中西淹博国士无双，书法亦铁划银钩，遒劲苍炼，每一文告出，（时文告类出严手）再三诵读，辄徘徊欣赏不忍去，惜当时未曾窃取一篇留作纪念。”而1908年春，严复辞去监督一职后，仍积极为复旦出谋划策。1908年8月12日，他还曾致信弟子伍光建云：“顷复旦监督夏剑丞观察来言，该校算学教习周益卿因病辞馆，一时难得好手弥缝其阙，嘱复寻人”，讲述夏敬观请代为推荐复旦算学教习事，问伍能否帮忙物色，并言“夏观察于该校维持之意甚殷，惜有贝无贝二者皆甚困难缺乏，据拮可怜。稍能助之，亦一盛德事耳。”^②足见其对复旦始终持有关切之心。

吴淞时代的复旦在教学上自有其特色。其一，十分重视西文教学。据1905年订立的《复旦公学章程》记载：“除备斋本国历史、奥地、数学诸科，须用汉文外，余皆用西文教授，以为正法。”并且还要求“本公学英文班生，于入正斋后，任择法德文一种兼习；已习法文者，另班教授亦任择英德文一种兼习，期于文字应用，得以肆应”。当时学生受此训练，打了十分坚实的西文功底^③。其二则是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重视演说训练。《复旦公学章程》还指出“中国行将立宪，此后中央政府、地方自治、皆有聚集会议之事”，学生应讲求“聚散之仪文，辩论之学术”，马相伯和一些教师，每星期都集会发表演说，规定学生在课余之暇，可以随时开会辩论，以便“习练语言，磨砺识力”。是故，复旦公学毕业的学生，

^① 见周越然《忆先师严几道》，载《杂志》（1945年8月号，第15卷第5期）。

^② 此札复制件见之于《百年复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③ 俞颂华《忆钱智修先生》（《东方杂志》第43卷第8号）一文中称赞钱氏英文造诣深湛时，即特意提及“他的英文，经李登辉先生及其他名教员训练之后，在校数年中，其进步即一日千里”。据俞回忆，钱智修当年求学于吴淞复旦公学，其英文造诣与受教经历有莫大关系。